命數之謎

翠袖乾坤 文潔華

小時候常被哥哥取笑「短命種」，不過是因為他似明非明地唸了一堆命理書。平常無心向學，不想應付會考的他，床頭總有武俠小說與相理書，拿起圖來對我評頭品足：「眉俗牙疏，紅顏薄命多。」這兩句明明是林黛死後人們事後孔明，在電燈柱上張貼的字句，被他挪來亂用。

或許兄妹關係的本質就是互相戲謔，他也不知道這句話對我心理留下的陰影：自此便相信自己命短，依他所說的過不了眉關，只有卅四歲。由於如此深信，生活便曾有點放浪形骸，到過了卅四還是頑強地活着的時候，便又甚麼都不怕了。

但那年代真的相信命數有定，且單憑面相便深信不疑。大學宿舍一位男同學的長相，完全符合相書命理的描述，人也瘦得像骷髏，於是心生憐憫，平常有着數的事總會給他消息。奇異地跟他同房的壯男，大學畢業未幾便因肝癌逝世，而骷髏人活到如今愈活愈穩固，事業有成，相貌也改變了，難以解釋。

我們笑談二零四七，我說自己無緣知道了，倒有不少人認為自己可以活到當時的九十多歲。我無語了，因命數這回事不能自誇，只能謙卑活着，俟生命之終結。

今早甫開會，同事一臉悲傷進來送上壞消息；一位不過卅五歲的同事在睡夢中忽然走了，留下年輕的妻兒。這事情太突然也太訝異。我們方才認為他去年的表現出色，行政有大將之風，關於天主教的學術著作也有驕人成績。談到他的面相，更是真的眉清目秀，氣質爾雅得像個修士。太惋惜了，哲人其萎。

命數有定？大定是每個人的，小定？叵測。

美國法院巧妙判處黑猩猩權和人權的區別

古今談 范舉

美國法院說，被關在籠子裡的黑猩猩湯米（Tommy）不能被視為一位「法人」，因為牠「不能承擔任何法律責任」。美國的保護動物權益的團體「非人類權利工程」（The Nonhuman Rights Project）向美國的法院提出訴訟，指出黑猩猩的遺傳基因和人類有百分之九十九一樣，而且擁有很強的認知能力，湯米（Tommy）應該獲得人權的保障，不應該被主人長期關在鐵籠裡面，失去尊嚴和自由。黑猩猩是人？生物學家一般都不會這樣認為。因為黑猩猩不會創造工具，不會作複雜的思維，更主要是不會說話。不過，美國法院因為動物組織權益者，打官司打到了法院，法院就從法律的角度，駁斥了訴訟人。黑猩猩並非是人類，在人類社會中，人類要承擔社會的責任，承擔法律的責任，才能在社會中自由地活動，行使作為人類的權利。這就駁倒了黑猩猩應有人權，不應被關在籠裡的原訴訟者，所以判處動物保護組織敗訴。

這種情況，如果套在香港的基本法和法例方面，同樣是成立的。香港的居民，並不是人人都可以擔任行政長官。因為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必須由中國公民出任，全世界都一樣，都要由該國的國民出任行政長官。為什麼規定必須是中國國民？因為國籍法規定，所有國人都應該維護國家的主權、國家安全、利益和榮譽。

如果有一些人，反對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拒絕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國家安全，更加有實際行動，跑到外國的議會或者向外國的領導人獻出計謀，損害國家的安全和利益，損害國家的榮譽。這些人其實就不算是有履行法律責任的中國國民，因為他們沒有履行國民的義務和責任，所以他們也沒有資格出任行政長官。這不是篩選。這是因為憲法和法律方面規定：先要履行義務和責任，才有權享受國民的權利。

香港的反對派，反對履行國民的責任，卻要成為行政長官的候選人，其實他們沒有履行社會責任，也沒有履行法律的責任，卻想享受法律賦予的權利，這是說不過去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遵守法律的人，卻要享受法律賦予的權利，這就是凌駕法律，凌駕於其他願意遵守社會責任和法律責任的國民的頭上。所以，基本法通過提名委員會考核參選人是否能夠遵守作為一個中國國民的社會責任和法律責任，如果出現很多問題，當然不會投票認許他們出任行政長官候選人。你根本不合格，怎能參選行政長官？這就不是篩選的問題了。所以好像戴耀廷這樣的人，站在法律的觀點，和黑猩猩沒有什麼區別，因為他們沒有履行社會責任和法律責任的能力和誠意。

虎妞的命運

雙城記 何冀平

老舍先生的小說改編的話劇《駱駝祥子》，最近復排上演，導演顧威告訴我，十二場戲票，一搶而光。最早一版《駱駝祥子》一九五七年由北京人藝首演，梅阡導演改編，劇本一出來就受到老舍先生的認可，演員們紛紛要求參加演出，別人都選主要人物，大演員于是之選了洋車夫老馬，老馬是個過場人物，只有一場戲，不到二十分鐘，為了這一點戲，于是之寫的人物小傳比台詞多數十倍。老馬一上場，推開屋門就帶來外面的漫天風雪，讓台上台下所有人感到身上發冷，真可謂演技力透人心。

虎妞，是劇中最有戲的，第一版飾演虎妞的是舒綉文，舒綉文是解放前就成名的大演員，專演太太貴婦，第一次演一個潑辣任性的下層女人，誰也想不到，她演得入木三分。話劇《駱駝祥子》很成功，老舍一高興，開始寫《駱駝祥子》續集，北京人藝也再復排《駱駝祥子》。

那時正是困難時期，演員都吃不飽，還要精神十足地上台，舒綉文患有風濕性心臟病，加上營養不良，走路都晃晃悠悠，可是一上台就變了一個人，生龍活虎。演到最後一幕，說完最後一句台詞，走出佈景的小木門，她就暈倒了。她很喜歡虎妞這個人物，寫了《我愛虎妞》的講稿，準備參加電影《駱駝祥子》的拍攝，可惜這一次戲演完了，舒綉文的藝術生命也完了，連場的政治運動，使舒綉文此後再沒登上舞台。

第二版飾演虎妞的是李婉芬，她又高又胖，長相也不俊，在舞台上塑造了另一個活靈活現的虎妞，比舒綉文潑辣霸氣不講理，觀眾更受落。再下一版飾演虎妞的是葉子。葉子是好演員，也是出名的好人，連宿舍大院的孩子都拿她開玩笑：「葉子阿姨，你怎麼不叫樹枝兒呀？」，她聽了哈哈大笑。葉子琢磨人物特別細，細到連人物穿什麼樣的襪子都反覆推敲，她對虎妞的理解與舒綉文、李婉芬不一樣，她把虎妞的心理動作定為：「我看上了祥子」，「我愛他，我要得到他」，迫使開車場的惡霸父親承認兩人的關係，強化了矛盾，更好看。葉子的虎妞也沒演幾場，她的命運和舒綉文一樣，飾演虎妞後再沒有登上舞台。

老舍先生的續集沒寫成，一個「運動」跟着一個的「運動」，熱愛新中國的老舍開始不理解，有些惶惑不安，不知道寫什麼，怎麼寫，再往後，就算他能寫，也沒有劇院找他寫戲了。老舍先生誕辰一百一十五周年，《駱駝祥子》又再演出。人藝的老人還都記得，那年首演，劇院免費請拉三輪車的工人帶家屬看戲，劇院外擺滿了平板車和三輪車，散場後，老舍請三輪車工人和他們的太太們，到首都劇場附近的萃華樓飯莊、當時最貴的高級飯莊吃飯，一進門，老舍就大聲叫「來，上整隻的紅燒肘子！」

北京看病難

百家廊 晨風

非親歷，不知北京看病之難。

在一家大醫院住院時，為排解煩悶，常在住院處大廳裡蹓躂。那兒有椅子可坐，還有個電開水箱，足以安頓下來。一天晚飯後，我正在那兒看書，一位農民模樣的中年漢子蹓躂過來，手中提着一個大大的布袋。他坐下後主動搭訕：「你也是來看病的？」我指指外套內露出的病號服說：「我已經住院了。」

我並不想閒聊，老鄉卻極想攀談，接着說：「這看病可太難了！」我不由說：「你到底看上病沒有？怎麼這麼晚了還沒回家？」 老鄉說：「我是來等着掛明天號的。」我驚異地抬起頭望着他：「掛號明天早點兒來不行？」

老鄉說：「我家住懷柔，乘頭班車到醫院都來不及。我看的那個專家每天就掛16個號。我每次掛號都得提前一天來，在醫院大廳呆一宿，明天門診6點一開門就進去排隊，才能保證掛上這個大夫的號。」

我問：「懷柔也是北京大郊縣，你有病在那兒的醫院看不行嗎？」老鄉說：：「這病我們那兒看不好！我頭兩年離婚後總吃涼飯，結果三天兩頭老是肚子疼。跑了好些醫院都看不好，結果愈來愈重，連50斤一袋的麥子都提不起來了。後來聽人介紹說這家醫院有位中醫能治腸胃病，就來掛她的號看了。她是個博士生導師，特別有名氣。她看之後說我腸子裡生了結節，收我住院做手術之後，又吃她開的中藥調理，病才漸漸好了。現在就是100斤的麥子，我也能不費勁兒就提起來了。不過大夫說還需要服藥鞏固一段時間。每過半個月，我就來看一次門診，讓這位大夫給調整一下藥方，帶一大袋子草藥回家去熬。這個專家看病特別耐心，不像有的大夫，三分鐘就打發病人出來了，她開的藥也對症。找這樣的大夫看病，排一宿隊也值得！」

我說：「這一宿可不好過！」他說：「那有什麼？每次來，我都是頭天下午就從懷柔出發，下午5點到醫院。吃了晚飯就進醫院大廳來等。先在門診大廳裡坐着，那兒環境最舒服。晚上七點門診關門，就到住院處大廳來呆着。這兒有椅子坐，還有水喝，實在累了就去急診輸液室坐着睡一會兒。那兒有挺舒服的躺椅，而且晝夜不關門，一忍一宿就過去了。第二天早上爭取在門診掛號處排第一個，掛了號之後再去醫院門口吃碗麵條。8點專家上班後，我能第一個看上病，開了藥後再回懷柔。這樣，我還能趕上下午回村幹活兒。」

聽了這一番話，再打量一下眼前這個面相滄桑的老鄉，不由心生感慨。秋冬的天氣，在冷清的醫院大廳裡坐漫長的一夜，不是好受的。我不由說：「你也太能吃苦了！」老鄉說：「別人也有這麼做的。你看晚上醫院輸液室角落裡悄悄坐着的，好些就是等着第二天早上掛號的。」

我問：「你家那兒也是北京一大郊縣，醫院就那麼差？」老鄉說：「那兒看病的水平就是不行。比如村裡有人手指頭粉碎性骨折，去當地醫院就給截肢；可去北京積水潭醫院，就能給接上。我們那兒的醫院只能看點兒小病，有大病老鄉都往北京大醫院跑。骨病就跑積水潭、北醫三院；內科病就跑協和、同仁、301，看中醫就跑望京、西苑醫院，反正哪兒有專家就去哪兒。」

我問他今年看病花了多少錢，他說，「花2萬多了，『新農合』只給報銷個零頭，大部分錢都得自己出。」老鄉說他除了種地，還在一個民辦塑鋼窗廠幹活兒。即使一天不歇，每個月也就有3千元收入。看來他一年的收入，大部分都看病了。聊了好一會兒，老鄉就去了輸液室，說要去那兒忍一宿。我則感慨着回了病房，慶幸自己還住上院，有一張病床。

北京公立大醫院看病難，是每個百姓都有體會的，有急病時感受最深。曾有位家人某天突然牙痛利害，趕緊去離家不遠的一家大醫院掛牙科，可排了兩小時隊也沒掛上，後來只能硬着頭皮去求大夫加號。有一次用114預約牙科號，結果只能預約半個月後的。家人牙疼得實在等不及，只得去附近的私人門診。

一天，我住的病房來了位股骨脛摔斷的老太。來時骨頭已經錯位了，痛得日夜呻吟。她到時沒有床位，大夫只得動員已無大礙的病人提前出院，才把老人安置下來。原來，老人摔傷後先是去了家附近的一家三甲醫院，可因沒床位只能在急診等，等了幾天痛得受不又去另一家三甲醫院，依然住不進去。後來千方百計託人才進了這家醫院，可離她摔傷已過去了十幾天，延誤了最佳治療時期。她躺不下去，只能晝夜坐着，等待檢查完畢好手術。說外地人在北京看病難，其實北京人看病同樣難，得跟全國各地來的病人爭搶有限的醫療資源。

北京的醫療資源就那麼稀缺？並非如此。如果去二甲醫院普通門診看病，即使下午四點才到，依然能輕鬆掛上號。而社區醫院，大夫則更是輕閒。只管開開藥，基本沒有什麼人真正在那兒看病。即使是三甲醫院門診的普通號，很多時候也能隨到隨掛。可為何人們偏都擠到三甲醫院的專家那兒去看病呢？主要就是認為三甲醫院的專家號才能放心治病。

多年來消費者對醫院和醫生的普遍不信任，讓人們更迷信專家，尤其是知名專家。 不管怎麼說，有專家的頭銜，可信度就要高一些。此外，三甲醫院更有完善的醫療設施，更齊備的藥品，也讓患者更願意去那兒看病。有些很常用的藥，比如安定、氨糖、療效很好的中成藥等等，二級醫院和社區醫院就都沒有。

我覺得，解決看病難，首先應在均化醫療資源上下工夫，其次也應改變醫生的就業觀念。在三甲醫院就診，總會看到大批醫學院的實習大夫，他們中多數都只願意留在大醫院，而不願意去基層尤其是社區醫院。如果更多學有所長的醫學院畢業生能紮紮實實在基層就業，多年如一日地積累經驗，如果能給年輕醫生和基層全科大夫更廣闊的上升空間，基層醫院的醫療水平未必就不能提高。如果每個小鄉鎮，都有醫療資源充足的醫院，怎麼會出現不同地區醫院、醫生之間門診量水火兩重天的景象呢？

但願為掛號排一夜隊的情景，將來不再出現。

■由於醫患之間缺乏信任，病患迷信專家，為掛上專家號甚至不惜通宵排隊。

窮人的恩物

方寸不亂 方芳

有天在茶餐廳找不到位子，幾個看來是同學關係的男生，招呼我搭枱，他們等待正在洗手間的朋友後即將離座。搭枱的我，被迫聽他們的談話，A同學剛從澳洲留學回來工作，想在工作地區附近置業，他說在大坑看了一個幾百呎的單位，也要一千萬，實在無法置業，怨氣十足；B同學在港結婚剛有女兒，在父母幫助下，早已在新界地區以幾百萬供樓上了車，侃侃而談，令幾位同學仔羨慕不已。

我偷偷望了這幾名男生，剛步出校門，就想買大坑樓，是不是有點「大想頭」？年輕人置業，怎能一步登天？如果首次置業，先在偏遠地區買個細單位起步，將來有機會才進駐大坑。

年輕人首次置業多以細單位為焦點，造成細單位大出風頭。看電視介紹樓盤節目，有時以為看的是「實況喜劇」。主持人介紹某新樓盤說：「這個新盤最大的賣點，就是擁有一房單位，四百萬上落，簡直是『窮人的恩物』」，此話可圈可點。過去新盤推出，推銷重點總是大面積的特色單位，如今逆其道而行，賣點竟然是鬥細。可見樓價太高，消費力追不上樓價，買家能力有限，只能買得起細單位。樓盤以「細」作招徠，也是市場的現實反映。

其次，經紀推銷細單位四百萬上落，是「窮人的恩物」。吓，擁有四百萬，已經算「窮人」了？香港「窮人」指標，也真夠高哩！樓盤推銷方式，也是迎合消費者的虛榮心理。豆腐腳般大小的單位，找來設計師推介其作品：「這是煮食區、進食區、會客區、睡眠區、衛生區……」數數下幾乎「香港十八區」哩！小單位的「區域」概念，避開廳、房等字眼，迷糊了消費者對真實面積的感覺。雖然好笑，實則苦笑。

後台探索之旅

演藝蝶影 小蝶

觀眾看演出時，只見到台上的舞台、燈光、服裝和道具設計，至於幕後的設計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呢？相信未必所有觀眾都有機會接觸到設計師的設計品。我最近參觀了一個名叫「後台探索之旅」的展覽，讓市民一窺設計藍圖、模型或完成作品。「後台探索之旅」的全名是「後台探索之旅舞台道具暨服裝展覽」，由亞洲藝術推廣基金會和香港演藝學院合作，目的是希望令年輕一代對舞台有更多認識和使他們對設計工作產生興趣。展覽品由演藝學院的舞台及製作藝術學院的導師和學生合作製作，將他們近年為學院其中數個舞台劇製作的道具和服裝，以及這些道具和服裝的設計圖展覽。展品都是來自演藝學院的大型演出，包括：《費加羅的婚禮》、《馴悍記》、《狡猾的小狐狸》和《仲夏夜之夢》等。

我在展覽場地看到這些舞台演出的設計圖、道具和製作（其中一頭道具豬最能吸引參觀者）、以及舞台設計模型，都是珍貴的戲劇文物。大會展示其展品的形式也很獨特：將展品放在一張張的工作桌上，沒有用玻璃櫃罩着或以欄杆圍着，而每張桌上均有一盞工作燈將展品照亮。換句話說，參觀者可以在沒有距離的情況下觀看設計圖或模型，感覺就像設計師在自己的工作桌上工作時那般接近展品。大會除了展覽數齣西方戲劇的舞台道具和服裝設計之外，一襲紅色的中國戲曲服裝更是奪目。展覽的全場燈光偏暗，所以這襲由武生穿上的冠服最能令人眼前一亮，將另外兩套西洋服裝的風頭搶去。展覽會的場地約有七千呎，原來展覽廳的另一面別有洞天——在一個小小的「劇院」內播放博樂歌劇館的歌劇紀錄片《茶花情恨》。

此劇是威爾第的作品，拍成紀錄片後長約九十分鐘。影片由三個不同版本的《茶花女》演出片段組成，包括由倫敦皇家歌劇院製作，著名女高音費萊明領銜主演；由意大利米蘭史卡拉歌劇院製作，羅馬尼亞女高音喬烏紫主演，以及由奧地利薩爾斯堡音樂節製作，俄羅斯女高音尼特立哥主演。影片以廣東話旁白，並設有中英文字幕。是次展覽每天早上十時三十分至晚上十時三十分在銅鑼灣登龍街一號金朝陽中心二期十七樓Midtown POP舉行，費用全免，展會直至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對後台工作有興趣的讀者不妨抽空參觀，會令你對舞台有更多認識。

山水有相逢

此中山 鄧達智

電影《時裝巨人的狂情歲月》大概已落畫，改得未夠精緻的中譯片名，可是片子拍得好。同樣描述時裝歷史一代金童子伊芙．聖羅蘭（Yve St Laurant），後一年推出。前一年推出的電影也不弱，聖羅蘭生前商業及生活拍檔Berger大力支持，電影面世也是一套好看的電影，只是沒有較後製作的一套藝術成就高！

兩套聖羅蘭，前者從大師出生法國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的少年期開始述說。後者自聖羅蘭首個Dior系列奠定金童子基礎之後，由男友Pierre Berger拉攏美國資金資助創業開始至其年邁、死亡，不斷將時空穿梭前後調整加強印象。

十多歲參加巴黎國際羊毛局舉辦設計比賽獲獎的少年不單止聖羅蘭，還有比他小一歲，天才橫溢的Karl Lagerfeld，日後將老牌子Chanel年輕化而起死回生，今天仍坐鎮設計總監，香港人戲稱的「老佛爺」。十多二十年前，老佛爺來港推廣自家品牌Karl Lagerfeld，媒體安排當年身為年輕設計師的筆者與原籍德國的大師二人餐敘、對話。一談三小時，大師親和力強，語調急促，跟我談個沒完沒了，從攝影、電影、旅行、生活到當時得令超級名模Linda與Christy，當然不缺少年友伴，同行如敵國聖羅蘭。他介意，縱使曾貴為Chole，時任Fendi及Chanel等名牌總指揮；他介意聖羅蘭少年得意兼具得力男友分擔事業困難，而他卻默然奮鬥廿載之後才全面性出人頭地，被媒體認同！

直至兩套電影面世，不少人才驚覺老佛爺與金童子之間竟然有一段感情瓜葛；名成利就聖羅蘭空虛異常，男友是他的守護神卻非談情說愛的情人。透過Karl Lagerfeld認識了老佛爺當時男友Jacques積圭，並墮入情慾、酗酒、藥物的深淵，一度將事業放棄，幾乎沉淪不醒！這點當然為聖羅蘭傳奇加入不少醬油調味色調，成為電影中心之一，也為同代兩位大師的關係帶出有味的支線，頗具嘴饞成分。